

重訪李方桂先生調查西南 少數民族語言之路



2015年3月22日，貴州荔波縣水岩大寨吳天肥侄兒家門口；蒙豔芬（右四）是吳天肥的孫侄媳婦兒。
左起：王浩壘、龍異騰主任、李培德（戴帽）、李元瑞（後排）、蒙豔芬、徐燕生、李壬癸、吳超武。
（影像作者提供）

李壬癸（中央研究院院士） 李培德（Rutgers University 退休教授）

前言

李方桂院士於一九三〇及一九四〇年代調查各種西南少數民族語言，留下了許多珍貴的語言資料，包括好幾部專書跟期刊論文。我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到各村寨去調查語言的現況。我們親自到雲南、廣西、貴州好幾個村寨去調查採訪，同時拜訪了雲南師範大學漢藏語研究院、廣西民族大學、貴州師範大學及四川成都西南民族大學彝學院。

此次同行的有李方桂院士的長女李林德教授、公子李培德教授、次女李安德女士、李培德教授之妻女徐燕生女士與李元瑞女士以及李壬癸教授，共六人。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二日到昆明會齊，二十五日以後才各奔東西。培德、燕生、安德繼續飛往成都去拜訪四川成都民族大學彝學院。

一、收集資料經過

(一) 雲南

三月十三日上午，李林德與李壬癸教授在雲南師範大學（以下簡稱雲南師大）分別做學術報告：李林德教授在藝術學院講〈昆曲音樂之美——藝術之全球化〉，受到郭亞非院長的熱情接待；李壬癸在漢藏語研究院講〈南島語研究的方法及路徑——我的學術研究歷程〉，也受到戴慶廈院長的熱情接待（圖一）。下午考察昆明，由田阡子博士陪同，順路參訪大觀樓、翠湖景點。

十四日考察路南。開車到石林彝族自治縣長湖鎮維則村（原名尾則），由站長接待，陪同我們的還有雲南師大的田阡子博士和余金枝教授。全村共有四百多戶，94.6%是彝族人，村中仍有不少傳統的房子，有閣樓。日常講 Sani（撒尼）語，有的略懂漢語，小孩也會講撒尼語，但一般年輕人已不會唱該語言的情歌了。中午我們到鎮上餐館用餐時，有位年輕歌手為我們唱了幾首民歌。但有趣的是要唱歌必得有酒，我們便請他飲酒演唱，唱得興高采烈，並由李培德全程錄音、錄影。

村落的位置離鎮的主街有一點距離。一進去就看見一個大水池，圍繞著水池就有許多傳統小樓房，牆上有壁畫。我們與幾位年長的及年輕人談話。他們都能用撒尼語交談。其中一位年長的以前是隊長，一位年輕的是小學老師。隨後我們又去拜訪了一位老人，年齡更大些，但已經不能交談。我們去參觀他樓房的閣樓，裡面收藏了玉蜀黍，鋪遍了滿閣樓有一尺多深（圖二）。李方桂院士於一九三九年到維則村去協助馬學良調查撒尼語時，就與馬學良住在一家彝民的閣樓上。



圖一：3月13日，李壬癸在雲南師範大學演講與戴慶廈院長（後排左三）和學生合照；後排：李壬癸（左四）、李培德（左五）。



圖二：3月14日，雲南維則村彝族家庭；前排右起：田阡子、李壬癸、二位房子主人、李培德及余金枝（後左一）。

我們去拜訪村中的老年人，一位於一九二〇年出生，可惜重聽，無法溝通；另一位今年七十九歲的婦女，經詢問，也不知道當年李方桂院士去維則村調查之事。

離開維則村後，我們路經雲南名勝景點——石林，便下車參觀。晚間六點半趕回昆明參加晚宴。當晚搬進雲南師大城中分校的招待旅館，以便第二天早上就近上飛機。

李壬癸曾於二〇一四年十月中旬到昆明出席「第47屆國際漢藏語言暨語言學會議」。會後到龍頭村去探尋抗日期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史語所）舊址，以及李方桂先生的住家（圖三）。捷運站已把龍頭村一分為二，大部分的舊房子都已被拆除了，史語所舊庫房也只剩下一小排舊房了，只有林徽音、梁思成的故居仍然保存完好。此行得到羅驥院長、黃龍光博士、楊海潮先生、田阡子博士的鼎力協助。



圖三：1939-1940年，李方桂院士於龍頭村的故居。引自：王汎森，〈「把吳鈞看了，闌干拍遍」——重訪史語所的舊跡〉，《古今論衡》18（2008）：10。

（二）廣西

十五日早上由昆明飛到南寧，機場大排長龍，又有人插隊，我們差一點無法及時辦好登機手續。幸而有雲南師範大學學報編輯部的一位年輕人張國慶博士到處去想辦法。最終把手續辦妥，差一點塌了班。李林德、李培德，李壬癸是最後三人上機的。

廣西民族大學韋樹關院長和黃平文副院長來接機，我們下榻在校園旁相思湖國際大酒店。（圖四）

十六日上午，我們到文學院參加座談，瞭解他們進行的一些研究專案。下午李壬癸做學術報告，由韋樹關院長主持，講「身體各部名稱的隱喻」，整個演講室都坐滿了人。講完了有二、三位提補充意見，頗有意思。



圖四：3月15日，廣西民族大學晚宴；左起：盧勇斌、李培德、徐燕生、李林德、李壬癸、韋樹關、黃平文、張景霞。

十七日到南寧之北的武鳴縣東部大明山馬頭村去調查，由蒙元耀教授、盧勇斌副教授陪同。他們兩位本身就是僮族人，熟悉當地。我們開了兩小時的車才到馬頭村，找到了當年李方桂院士的發音人蘇增偉先生的老家，雖然只剩一小部分房屋仍保留著，但李培德教授調出李方桂院士當年（1935）所拍的蘇家全家照來對比，果然無誤。磚頭砌的牆壁和兩道門的門框還存在，但門已經被堵死（圖五～六）。我們遇到蘇林文先生，他是蘇增偉先生的第四代子孫。蘇家當時是很有名望的大家族，生意做得很好，有親戚到法國去留學，回來後在省教育部工作。馬頭村（原名碼頭村）的確是有個碼頭離蘇家很近，蘇家邊上一條有臺階的小道可以直接通到河邊的碼頭，搬運貨物必須經過他家門口，可以想像他們當年的情況。



圖五：3月17日，廣西武鳴區馬頭村；左起：李林德、蘇林文、李培德、李安德。

馬頭村的兒童現今仍說僮語，村中有自來水，也有一座游泳池，但現在裡面沒有水。在河邊有新建的長廊，有壁畫說明考古出土之遺物，出土的青銅器及兩枚針灸的銅針，經考證，距今約三千年前。陶器上發現有零碎的文字，但是至今還沒有考古學家能確認它們的意思。



圖六：1935年，廣西武鳴區馬頭村，李方桂與蘇增偉闔家照。

離開碼頭村之前我們在一家小吃店用餐。是盧教授建議的一家麵食店，他們做的湯麵很可口，還有「麵條西施」穿著短裙高跟兒鞋給我們下麵條。回程到羅波縣看羅波潭、羅波廟。僮族人有祖先之崇拜，羅波廟是僮族的聖地。陰曆三月二日至六日都到該廟祭拜。每年蒙教授會帶他的學生來參與。晚間回到相思湖酒店休息。

十八日，由韋樹關院長親自陪同到龍州城，事前接洽了農瑞群先生來當嚮導，午餐由龍州縣黨部部長劉德志先生設宴招待（圖七）。沿途風景非常漂亮，公路兩邊高山聳立。這些是石灰岩地貌（karst），上面有深色的樹木，好像是長了一頭卷卷的黑頭

髮。這種山沿途都是，從南寧一直到龍州。這條公路也是最近才完成的，路很平穩，可以直通到越南。雙方來往的商人很多，生意旺盛。因為龍州離越南比較近，龍州城市也反映了一些歐法的影響，街道房屋有一些西方的建築與佈置。

李方桂院士於一九三五年在南寧採集龍州土語資料。可能他沒有親自來過龍州，只是在南寧找了兩位龍州的發音人李萍女士和馮偉漢先生。今日龍州話仍然通行，尤其鄉下，城中較差。年輕人都不會傳統歌曲了。幸好我們約好農瑞群先生，他是一位退休老師，對當地的風俗習慣、文學、音樂都很有研究，還會唱當地的民歌。飯後我們聊天，請他為我們唱了幾首民歌、一首情歌、一首迎客歌。李培德都有錄音、錄影。回程還是走高速公路，約三小時回到南寧。

十九日到百色，從南寧沿著右江往西北方向走大約兩百多公里。一路有廣西民族大學教授張景霓女士和他的一位研究生陪同。李方桂院士當年來百色調查時大概是坐船沿著右江逆水而上，而今天我們走的是沿著右江的高速公路。百色原先是一座繁華的商業城，許多貨物從雲南、四川、緬甸、越南來，都需要經過百色去廣州、香港等沿海的城市。百色市內沿著右江有一個重要碼頭，是貨物必經之地。相信李方桂先生當年也是在此登岸。他登岸後又繼續調查了天保、凌雲、西林、田州、遷江等地帶的方言。但時間有限，我們無法去了。

百色是廣西的火爐，中午高溫 34℃，在大太陽之下我們參觀了新建好的百色公園、展覽館，欣賞水池裡的黑天鵝。中午百色大學的校長請吃飯。飯後去田陽參觀僮族始祖布羅陀的聖地——敢壯山。一路上流了不少汗，回到南寧的賓館後趕緊沖澡再去赴宴。除了這幾天接待我們的人員之外，尚有潘悟雲教授，他給了李壬癸貴州民族大學的龍耀宏、龍海燕兩位教授的聯絡方式，以便以後聯繫。

(三) 貴州

二十日從南寧飛抵貴陽，出來時沒想到賴靜如小姐（來自臺灣，目前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將李方桂先生的水家話研究作為她的博士論文）已先到機場等著我們。她在



圖七：3月18日，攝於廣西龍州；左起：李培德、李林德、劉德志部長、李壬癸、農瑞群、徐燕生、韋樹關院長。

廣州開會時聽說我們要到貴州訪問，就趕過來了。稍後貴州師範大學文學院龍異騰教授、民族和諧語言研究與應用中心副主任王浩壘副教授來機場接機，送我們一起到西湖花園大酒店住宿。

下午李壬癸帶著衣服跟隨身碟去演講。幸而如此，儘管事前已把演講用的簡報檔案寄過去，但會場上並沒有準備好資料。會議由貴州師範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民族和諧語言研究與應用中心副主任史光輝教授主持。因來不及準備新的資料，李壬癸的報告與在昆明的題目相同，來聽演講的約三、四十人。史光輝副院長會後對李壬癸提起曾看過李壬癸於二〇〇七年發表的〈人體各部名稱在語言上的運用〉。李壬癸略感訝異，是一種驚喜，也是一種警惕。

李方桂院士於一九四一年到惠水調查佯僂話（T'en 或 Yanghuang, T'en 是自稱，佯僂是漢人稱呼他們的），只調查了兩星期就因患瘡疾而終止調查。語言資料雖然仍然不足，但是考慮到學界仍未有佯僂語言的任何資料，該語言又面臨消失的危機，他就把他已蒐集到的語言資料分三批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36·下，37·上，40 本）發表了。二十一日我們就先到惠水縣高鎮鄉滿窩村去找說佯僂（=佯僂）話的人，找到一位八十多歲的老婦女，只能說出一些單語（圖八）。她很有耐性的和我們說了半天話，事後悄悄問，「我會不會上電視？」據說平塘仍有人會說佯僂話，但佯僂話如今已是嚴重瀕危的語言（石林，2014）。滿窩村是一個很偏僻落後的村莊，鄉土味兒非常濃厚，但很有人情味兒，很熱情（圖九）。一路上可以聽到雞鳴。路上碰到一家漢人正在辦白喜事（高齡去世者），招待親友以及過路人。因此我們也被招待一番。菜的種類很多，但是所有的當地菜都很辣，不過很下飯。

惠水縣鄉下路很窄，彎彎曲曲很驚險。我們坐的中型巴士找路時，一下倒退，一下急轉彎，幾乎要掉到田地裡去！幸虧師傅駕車的技术高明，平安無事。因為賴靜如



圖八：3月21日，貴州惠水，滿窩村會說佯僂話的老人（前排左一）、李壬癸（中間戴帽）、王浩壘（右一）



圖九：3月21日，貴州滿窩村。另一位老人已不會說佯僂話；左起：李元瑞、老人、其女、賴靜如。

小姐來過當地作研究，比較熟悉，因此常常靠她帶路、問路等等。接著到惠水縣和平鎮雅羊村的布依族村落，當地人已不會講佯僮（佯僮）話了。布依族人數很多，多半人都還會講布依話，斷杉鎮兒童也仍會說。布依族很漢化，多半種地為生。回程路上賴靜如小姐帶我們逛青岩古鎮，是一個真正的古城，但因為時間匆忙，沒得盡興地參觀十九世紀蓋的教堂等等。

二十二～二十三日訪水族地區。從貴陽路過獨山縣，走高速公路到荔波縣約三小時，分別到荔波縣水利鄉的水岩大寨、水岩村拉幹組、水利大寨，探訪李方桂院士的發音人吳天肥和吳理貴先生。當初曾誤傳發音人仍然健在，後來才發現，只是漢名雷同罷了，是他們的後人。我們在水岩逗留了兩個多鐘頭與村落的鄉民交談。吳天肥的孫侄媳婦蒙豔芬為我們唱了幾首民歌。過路的鄉民都很和氣、好客。如果他（她）和你談話，他必定要請你到他家吃飯，但是我們實在沒有時間，只好謝絕。（圖一〇～一一）

荔波縣之北，三都水族自治縣也都是水家人，但我們沒空去探訪。水岩大寨日常都說水家話，只有老人和小孩留在村中，年輕人多外出賺錢去了。水岩約 540 人，130 戶。



圖一〇：3月22日，貴州荔波水岩大寨吳天肥侄兒家門口，蒙豔芬（中）是吳天肥的孫侄媳婦兒。



圖一一：3月22日，貴州荔波水岩大寨，與吳天肥的侄子（右三）和家人合照。李壬癸（左一）、賴靜如（右一）、李培德（右二）。

訪問拉幹組當年李方桂院士的發音人吳理貴先生之孫吳炳珍先生。他剛好回家種地，種的是水稻、玉米、黃豆、綠豆等，不種地時則到城裡打工。

到水利大寨訪問兩位老人，八十多歲。錯認為他們是李方桂當年的發音人。

二十二日晚上在荔波縣過夜。住帝豪酒店，住宿費很便宜，離老城的屠宰場很近。清晨四點鐘可以聽見雞鳴，也聽見宰豬的嘶叫，慘不忍聽。

二十三日訪侗族地區，從荔波縣往三都縣水族自治縣，再走高速公路到榕江縣。離開榕江以後就沒有高速路可走。以後的一個半小時才走了二十公里，一路顛簸的非常厲害。到了栽麻鄉宰蕩村我們去參觀加所小學。全校有一百多位學生，八位教師，都是侗族人。曾執行雙語教學九年，據說很成功，可惜停辦了。加所小學楊秀珠老師善歌，是有名的歌手，常帶學童到外地去演唱，包括北京（圖一二）。她當場指揮了她的高班學生為我們演唱，由李培德錄影、錄音。在宰蕩村逗留了一個多小時就打道回程。侗族人日常都說侗語，連小孩也都說。從宰蕩村出來，在山路上看到不少苗寨，房屋建築勝過侗族，也看到她們正在馬路旁紡紗，我們就停車拍照留念。

晚間八點多回到貴陽。林德、安德在貴陽兩天找到一家賣小籠包的上海小吃店，和一家咖啡廳。第二天去享受了一杯好咖啡。

以上從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這三天的調查行程，都有龍異騰教授、王浩壘先生、賴靜如小姐全程陪同，真正認識了當時李方桂院士到鄉村去做調查時的辛苦與困難。



圖一二：3月23日，榕江縣栽麻鄉宰蕩村，加所小學楊秀珠老師（中）是名歌手。左起：龍異騰主任、賴靜如、王浩壘、李培德、徐燕生、李壬癸。

二十四日上午，李壬癸、李安德、李元瑞三人到貴陽市民族博物館參觀，三樓展示各種民族的特色，包括房屋建築、手工藝、樂器、紡織工具及成品等等，在一小時內匆匆聽解說看過一遍。可說相當不錯，值得去參觀。

下午四點三十分起在貴州師範大學文學院座談，來參加的還有貴州民族大學跟貴州師範學院，由貴州師範大學副校長徐曉光教授親自主持。參加座談的除了我們一行六人以外，還有貴州師範大學的易聞曉、龍異騰、吳國升、王浩壘、陳麗，貴州民族大學的龍海燕、龍耀宏、李錦平，貴州師範學院的石林、龍宇曉等幾位教授，還有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念博士班的賴靜如小姐（圖一三）。他們每人都報告研究工作的項目和概況，語種包括貴州一些少數民族語言，如仡佬、佯僮、莫話、苗等等。石林教授還提到曾看過李壬癸的專書《新港文書研究》，並且提及解讀已消失語言的資料具有高難度。



圖一三：3月24日，貴州師範大學，與教師們晚餐後合照。前排左起：賴靜如、徐燕生、李安德、李林德、李培德、徐曉光副校長、李壬癸。

二十五日李壬癸由貴陽飛昆明，田阡子博士來接機，帶去住昆明機場的旅館（稱為「休息區」），打八折還要人民幣455元，不便宜。田博士先做了一點有關李方桂院士的訪談工作，我們就租了計程車到雲南民族村去參觀各種少數民族的建築跟文化特色，包括苗、傣、拉祜、傈僳、蒙古、滿州、侗、水、景頗、佤等等，兩個半小時內我們幾乎看遍了民族村內所有的少數民族，不一定都有他們的人在場，有點可惜。

回機場前，先到滇池的一角照了像。回程中，田博士繼續做訪談，主要聚焦李方桂院士的治學精神和特長。

同一天，李培德、徐燕生、李安德三人連袂由貴陽飛往成都，要去重尋一九四〇年代李方桂院士一家人曾居住過的李莊和成都；李林德飛往香港到香港中文大學繼續做昆曲的翻譯；李元瑞飛回美國銷假上班。

（四）四川

三月二十五日到達成都。成都西南民族大學邱富元（彝族名稱 Lama Ziwo）和 Lama Ito 來接機，坐兩部計程車到文翰賓館（西南民族大學的招待所）。中午，在文翰賓館附近的「農家館」與西南民大教師和繼全、邱富元，以及岱峻午餐。下午，去陳流求老師（知名歷史學家陳寅恪之長女）家，晚上流求老師在成都名小吃「龍抄手」二樓設宴，宴席中也有岱峻及其夫人馮至，及流求兩位女兒。飯後又在月光、燈光下參觀了陝西街的小學、華西瀾燕京大學舊址，由岱峻陪同講解。



圖一四：3月26日，四川成都西南民族大學彝學學院；左起：邱富元、李培德、羅慶春院長合照。



圖一五：3月26日，四川李莊古鎮；左起：黃繼軍主席、李培德、徐燕生、何春琳於微雨軒客棧飲茶聊天。

二十六日上午，李培德在西南民大彝學學院做「回憶李方桂：探險者與語言學家的先驅」學術報告。報告後羅慶春院長宴請午餐（圖一四）。下午一點鐘後去李莊重訪抗戰時期李方桂先生舊居，下午五點半左右到達。李莊板栗坳也是史語所抗戰時期搬遷的地點。翠屏區副區長何春琳女士、區委副書記朱莉女士、區政協主席黃繼軍先生、區委書記張平先生、區長李強先生等，繼續來交談。晚餐在李莊名餐館吃了李莊有名的三白：白肉、白酒、白糕。晚上住長江邊微雨軒客棧，飯後在微雨軒客棧樓頂喝茶聊天（圖一五）。

二十七日參觀李莊，席子巷、羊街、李濟之舊居、禹王宮，在張家祠堂題字：「八歲隨家離李莊，八旬重覓舊時光」。李培德題字時天大雨，使他回憶當年在李莊時也常常躲在屋子裡往外看雨景。雨後，走高石梯到板栗坳，接著經過牌坊頭（史語所禮堂）、戲樓臺（考古組及董作賓住房）、柴門口（李方桂住所）、田邊上（圖書館）、桂花院（傅斯年住所）。在柴門口逗留片刻，拍照，因為李家四口，加上李方桂母親（何兆英）一共五口，於抗戰時期都在柴門口住了兩年多三年時光（1940-1943）。李培德在老家門口石墩子上坐下拍照，回味當年的感覺（圖一六）。午後三點，在宜賓長江邊一農家樂餐廳吃河魚。四點半離開李莊，晚上八點半返抵成都。



圖一六：3月27日，李莊板栗坳柴門口，李培德坐在門前石墩子上回憶當年。

二十八日去杜甫草堂參加成都東巴納西族舉辦的三多節。觀看祭祀、大廳展覽、民族舞。晚上參加晚宴，看歌舞表演。在杜甫草堂很高興有機會巧遇清華大學教授王啓龍（出版李方桂全集負責人），現在也是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納西族有悠久的歷史，也有象形文字 1,400 多個。

二十九日一早六點三十分去遊峨嵋山。有邱富元教授陪同，也有邱富元教授之友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胡方教授一同遊山玩水。本來計劃是十點多可以到峨嵋山，沒想到高速公路因為車禍而塞車，只好走小路，結果十二點才到峨嵋山腳下。吃完午餐才坐索道上金頂，觀賞峨嵋山的金頂寺廟山景。歎為觀止，果然名不虛傳，值得一遊。金頂是在雲霧之上，一眼看出去全是雲海一大片，看不到邊界，全是白茫茫的（圖一七）。遠遠的可以看見萬佛寺，可惜太晚了，我們沒有時間去。一九四五年李方桂全家都去逛了峨嵋山，僅李培德沒去成，因為在家養病。這次七十年後，到峨嵋山一遊，滿足了李培德的願望。四點半，依依不捨的離開金頂，乘索道，經過半山中的雲海才到停車場。晚間上高速公路回成都，就快得多了。



圖一七：3月29日，峨嵋山金頂，觀望雲海與萬佛寺

三十日一早飛往昆明，在機場旅館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搭七點四十分的飛機返回美國。燕生搭八點三十分飛機先到臺北再飛回美國三藩市。

三十一日離開昆明，結束了在中國二十天，有歷史性的旅遊。

二、感想

此行一切都很順利，按計劃進行，在三個省各處訪談，事前都得到很好的安排，又都有專人陪同、帶路。我們要特別感謝雲南師範大學戴慶廈跟羅驥兩位院長的鼎力協助，田阡子博士細心和不斷的聯繫。負責接待我們的雲南師範大學、廣西民族大學、貴州師範大學都替我們安排了最方便的住宿，或在大學的賓館或附近的酒店，非常方便，而且都以最優惠的收費價格，幫我們節省了不少費用。租車也給了我們很大的便利。

最重要的是，我們去訪談的村寨，事前都已聯絡了熟悉地方的人士。更難得的是，教授們甚至院長本人還親自陪我們一起去，確實令人銘感於心。

當然，李方桂院士是中國境內少數民族語言調查研究的開山祖師，他們都是他的晚輩，很樂意協助我們這一行人達成目標。不過，他們願意犧牲自己寶貴的時間，不辭路途遙遠和顛簸，盡他們最大的努力讓我們訪談到我們想要訪談的人。我們實在難以完全表達我們由衷的謝意。

李壬癸個人尤其要感謝的是，三個大學都替他安排了作學術報告，他們很用心地聽講，並且參與討論，提供很有意義的意見給他作參考。

李方桂院士在七、八十年前去那些偏遠的地方做田野調查，當時的路況、生活環境和條件都遠比現在還要差不止一倍。如今緬懷故人之筆路藍縷、備嘗艱辛，才能為後世開闢研究之大道，留下了各種珍貴的語言資料，我們都應該更珍惜它們。相信實際去當地做田野調查的人都會有同感。

語言的使用狀況也有了不小的改變。當年各村寨，無論老少、孩童都只說自己的語言，如今有些地方的語言都面臨消失的危機，尤其年輕人都改說普通話了。這種情況跟臺灣很類似。不過，中國大陸有些語言使用的人口甚多，如壯語，瀕危的程度還沒臺灣的嚴重。然而，嚴重瀕危的語言還是不少，如佯僮（佯僮）、仡佬等等。

大陸的學者對我們這一行人確有很高的禮遇，少數民族語言學者對李壬癸所做的研究工作也表示很尊重，這讓我們感到很欣慰。總之，此行雖只有短短半個月，卻可說是學術豐收之旅！

後記：本文寫作過程中，先後收到好幾位同行的寶貴修改意見，包括丁邦新、王汎森、黃行、羅驥、王浩壘、田阡子等幾位教授，特此一併致謝。

參考資料

王汎森

2008

〈「把吳鉤看了，闌干拍遍」——重訪史語所的舊跡〉，《古今論衡》18：3-16。

石林

2014

〈瀕臨消亡的佯僮語——貴州毛南族（佯僮人）語言瀕危度調查報告〉，《民族論壇》11：42-46，總359期。

李壬癸

1998

〈李方桂傳〉，《國史擬傳》7：129-146，臺北：國史館。

李培德

《李方桂年譜／傳記》，待刊。

徐櫻

1994

《方桂與我五十五年》，北京：商務印書館。